



逃犯条例 广场

728清场记者手记：当20秒一发的催泪弹成为香港日常

几个朋友来问我：香港要走去哪里？要回答的人，又到底在哪里？

端传媒记者 杨子琪 发自香港 | 2019-07-29



2019年7月28日，警方向聚集于上环西港城外的示威者多次发射催泪弹。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关于催泪弹，近日最新观察是：首先，吸入者有机会好像我这样，造成窒息的严重效果；其次，当掷落人群之中，多人无法透气，会制造极度恐慌情绪；最后，这样程度的武力，在近两个月，已成香港“日常”。

关于昨日7月28日晚，警方在上环一带清场，我当时在现场做纪录，希望与大家分享一点观察。

高频率高密度催泪弹射向记者群旁

28日夜晚约九点，在干诺道中、信德中心对出，正遇上警方与示威者对峙、密集发射催泪弹之际。当时我与一众传媒记者在马路两边的安全岛上做直播，前面警方与我们相距100米左右，后面示威者与我们相隔100米左右，即警民之间至少200米距离。而旁边是急庇利街，那里亦有示威者聚集，他们尝试以铁马、雨伞、工地搭棚的竹竿筑防线。

接下来，警方在3分钟内，向记者群两边发射多枚催泪弹。催泪弹就落在我身旁，我所在记者群的两旁马路都冒起了浓烈白烟。

我马上想离开，却发现自己被困于路中间，周围都是催泪烟。我当时full gear（全套防护装备包括头盔、眼罩、口罩），口罩是防毒那种，有滤嘴。我一边继续直播，一边单手压紧眼罩及口罩，然而仍吸入了催泪烟。

我双眼、喉咙、气管、面部皮肤，顿时感到极度刺痛，并且开始剧烈咳嗽、干呕，马上失去行动力、倒地。我感觉有人用手搭住我肩膀，当时视线已经模糊，无法分辨出原来是同事。

很快，我开始窒息、完全无法呼吸，大力咳嗽、喘气，身体感受几乎同溺水无二。只能摘下面罩，眼镜跌了，原来早已涕泗横流。我拿出矿泉水洗眼、饮用以清洗喉咙，却因干呕而几乎喝不进去。因为催泪烟令气管收缩，我感到窒息，处于极度惊恐之中，无法大叫，但我记得要求救，于是拼命发出微弱声音：“我需要急救”。

周围一片混乱，听见人们大叫想送我出去，均发现无路可去。我又听见警方继续“砰砰砰”开枪，高频率发射多枚催泪弹，我当时想法是，我可能出不去了。我需要叫自己停止惊

恐，屏气、强行灌水，当我勉强恢复一点视线时，同事扶我到路旁，我才知道原来是她。



示威者以雨伞和消防喉作掩护，预备抵挡警察下一波的催泪弹。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几乎20秒一发催泪弹

此时，我视线开始清晰起来，见到周围示威者正慌忙撤退，有如我一般吸入催泪烟者被人扶著，需要救护。我耳边仍听到警方继续开枪、发射催泪弹，我计算了一下，频率高到几乎20秒左右就一发。

我和同事站在一家店铺前，眼前的马路多处炸开白烟，警方的催泪弹是发射到人群当中。人们一片混乱，向中环方向撤退，当时人数极多，人们挤逼、极为恐慌，是有机会发生人踩人。

人们已经在撤退，而警方继续发射催泪弹到人群中，只会让人继续吸入、失去行动力、陷入恐慌，无法迅速撤离。

29日凌晨两点，警方召开记者会，会上madam多次重复称，警方使用的是“最低武力”。

我当时产生许多疑惑：为何警方要继续高频率高密度发射催泪弹？为何警方要发射催泪弹至记者群两旁？这就是“最低武力”吗？标准是什么？

我和同事手牵手往撤退方向跑，身后是警察继续“砰砰砰”的枪声，白烟四起。直跑到永安中心，上天桥，我差不多恢复好，继续与同事一齐做现场直播。

当时是晚上9：30左右，从我们直播画面可见，警方继续高密度、高频率、从不同方向发射催泪弹到示威者人群之中，包括从永安中心对面停车场高层及人行天桥，从高位向下发射。而示威者当时基本退至干诺道中连威大厦前的位置，这个位置距离警方防线至少500到800米以上；以及退至林士街。两个方向目测均有200名左右示威者。而当时还有不少示威者已经散去、离开现场。

这些示威者看起来情绪愤怒，不时有人敲击物件、发出“bang bang bang”的声响，用以震慑警方不要前进；亦有一些示威者以绿色、蓝色射灯照射天桥上及干诺道那边的防暴警员，防暴警员亦同时以多束白色强光照射回去。

一群约20到30名的示威者，一度停留在警方防线前面一百米处。警方连续发射至少10枚以上催泪弹到他们附近。这群示威者当时蹲在地上，压低身体，似是以此想躲避烟雾；在催泪烟四起之下，他们纹丝不动，也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停留、不撤退。



2019年7月28日，警方清去于上环一带聚集的示威者时，有示威者倒地。摄：林振东/端传媒

他们如何可能在多达十发以上催泪弹当中，完全不动不撤？若记者吃了催泪烟一会已经窒息求救，他们当时身处什么环境之中？又为了什么而坚持不动？记者无法前去询问。

随后警方推进防线，示威者再度撤退。当警方驻守在永安中心楼下时，上方桥上突然有人向下面几位持长盾防暴警员扔下路牌、枝状物件，警员举起长盾防护。警方顿时高叫要求示威者离开，我们所处的人行天桥上，警员集结，气氛极度紧张。警方随后从人行天桥上、永安中心对出马路上、永安中心对面停车场高层位置等，向林士街及干诺道中另一边连威大厦前的示威者群，高频率、高密度发射多枚催泪弹，无法统计。警方至今未给出数字。

警员上前挑衅记者

到了晚上约11点，我和同事在永安中心天桥上，坐在花槽边休息。一名警员突然走过来，向我们二人发问，语气挑衅，我们发现这名警员制服上并无警员编号，亦不愿出示委任证。

警员：系咪话紧畀出面啲人知警察做乜呀？（是不是在告诉外面的人，警察在做什么呀？）

端传媒记者：请问你警员编号几多？（请问你警员编号是多少？）

警员：系咪话紧畀人知警察做乜？来呀，跟我来呀，跟过来。（是不是在告诉别人警察在做什么？来呀，跟我来呀，跟过来。）

端传媒记者：请问警员编号系几多？点解咁样问我哋？（请问警员编号是多少？为何这样问我们？）

同事开始举起手机进行录影，该名警员继续朝我们招手，示意我们跟过去，语气极具挑衅性。他身边的其他警察都没有说话。

警方以强光照射致使记者无法拍摄

警方妨碍记者采访工作，连月来多间媒体均有报道。就在前天7月27日元朗游行后，警方以多枚催泪弹强力清场，至晚上9：45，在香港元朗西铁站对出朗日路位置，当时示威者已经基本从西铁站撤退。

警方当时以多束强光照射前方，并高频闪烁，此时警方防线前面只有媒体记者，示威者已基本撤退。在强光照射之下，记者完全无法拍摄警方当时的样貌及行动。

警方以强光照射、事实上致使记者无法拍摄的情况，并非首次。此前多次夜晚发生的清场行动中，警方亦曾采用该做法。从7月21日夜晚中区警署附近清场开始，强光照射的程度似乎愈见加剧。在7月21日晚23：40左右，信德中心对出位置，警方亦以多束强光向前照射，致使现场记者无法对警方进行拍摄。



警察在干诺道中推进，期间以强光照射四周。摄：林振东/端传媒

7月26日，2014年占领运动所发生的“七警暗角打人”案件上诉得直，上诉理由是质疑作为主要证据的新闻片段的真确性。7名警员涉嫌于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在金钟添马公园暗角殴打前公民党成员曾健超。7人于2017年被裁定罪成，判囚2年。他们就裁决和判刑提出上诉，质疑原审法官裁定从网上下载的新闻片段属真确，并以此片段去辨认各人。上诉庭最终裁定7警中的5警上诉失败，而警员刘兴沛及黄伟豪则上诉得直，两人获撤销罪名及判刑，余下5警亦申请减刑成功，刑期减至15至18月。

就两名获撤销罪名的警员刘兴沛及黄伟豪的上诉，上诉庭法官认为，和其他上诉人不同之处，刘和黄从未被任何证人在涉案影片和相片中被认出。

由此案可见，新闻片段的清晰度、真确性，有机会影响法庭对警方是否滥权的判断。警方近日以强光照射致使传媒记者无法对其进行拍摄，此一手法，将影响传媒、公众乃至法庭获得对警方行动的清晰影像。

无法回答

如果以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为计算期点，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已经进行了50天。快两个月过去了，香港市民仍在继续每周一次以上的集会、游行等示威行动。在警方记者会上，madam就728清场发言，重复称警方“使用最低武力”。

两个月来，政府、警方从最初6月9日只需回应“撤回条例”，到今日社会舆论开始关注警权、议会、选举机制、行政会议制度、官员问责制等等。几个朋友来问我：香港要走去哪里？

要回答的人，又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大陆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
2. 721全纪录：示威者涂污中联办，上环警方开枪驱散，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
3. 728示威：有救护员收到命令，指救护车须得警察批准才可以进入示威人群中救人
4. 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重组：警察在白衣人离开一分钟后到场
5. 京都动画和它试图对抗的两兆血汗产业
6. 谁拥有华为？
7. 727冲突全纪录：示威者元朗抗议涉黑白色暴力 香港警察对示威者频密发射催泪弹
8. 《寄生上流》／《上流寄生族》：永远无法获得解决的难题
9. 中国网红“出墙”来：百万订阅数的YouTube频道，诞生在没有YouTube的中国
10. 早报：港警承认元朗事件提前知情，迟到“39分”，警员离开合理，拒绝道歉

编辑推荐

1. 曾经监督政府的报纸，现在帮政府做微信号运营
2. 梁俊彦：这些年，激进何君尧如何收编元朗乡事力量
3. 728示威：有救护员收到命令，指救护车须得警察批准才可以进入示威人群中救人
4. 科爾奈：弗蘭肯斯坦的道德責任——關於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思考
5. 唯有写作使我快乐——专访胡晴舫
6. 727冲突全纪录：示威者元朗抗议涉黑白色暴力 香港警察对示威者频密发射催泪弹
7. 尹月：安倍修宪的野心与阻力
8. 吴可熙专访：我想要面对失败的我，被羞辱的我

9. 龚立人：请港府变回港人的政府，珍惜香港，守护港人

10. 吴祚来：当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国——六四幸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延伸阅读

五问元朗黑夜：“预先张扬”的袭击与多次缺席的警力

端传媒综合多间传媒报道及现场观察，尝试剖析这宗袭击至今尚未厘清的谜团。

撑警集会现场观察：蓝白衣的香港人，他们想的是什麼？

“年轻人变得很暴戾，好像一只野兽一样。”“那你理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人变得如此暴戾？”她沉默数秒后道：“其实我都不了解他们。”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那时人很多、大家都在逼，我快到逃生门时，（跟朋友）说完话一回过头来，就被催泪弹‘嘭’一声击中。”

728示威：有救护员收到命令，指救护车须得警察批准才可以进入示威人群中救人

上环及西环的冲突中，警方共拘捕49人，至少4人因伤被送院治理。端传媒获悉，救护车须得警察批准才可以进入示威人群中救人，警方在凌晨的记者会上表示“完全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消息”。

727冲突全纪录：示威者元朗抗议涉黑白色暴力 香港警察对示威者频密发射催泪弹

元朗市民和平聚集至5点演变成警民冲突，警方在南边围和西边围村设置防线，并施放多枚催泪弹驱赶示威者，示威者最终退至元朗站。有速龙小队曾进入站内向示威者挥棍，有人头部流血。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不管是英文的“Tear Gas”还是中文的“催泪弹”，都从概念上模糊了其杀伤力，将反抗者的痛苦转化为制造商的利润，推动现代暴力军工体系的演进。